

非
虛
構

彭
小
蓮
著

- 胶片的温度
- 书斋外的学者
- 记忆的颜色
- 喧嚣背后的角落

记忆 的颜色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Memory

非
外
借

非虚构

彭小莲 著

记忆

的颜色

- 胶片的温度
- 书斋外的学者
- 记忆的颜色
- 喧嚣背后的角落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记忆的颜色 / 彭小莲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594-1027-6

I. ①记… II. ①彭… III. ①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10311 号

书 名 记忆的颜色

著 者 彭小莲

责任编辑 李 黎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南京捷迅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 10.125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1027-6

定 价 40.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挥笔写出一个像样的“人”字

(代序)

刘再复

我之所以关注彭小莲的写作，原初是因为她的父亲彭柏山是我在厦门大学读书时的授课老师。彭柏山老师在我心目中，不是一般的老师，而是革命英雄与人生楷模。人们只知道他是最早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之一（夏衍之后的第二任部长），“胡风集团在上海的政治支柱”等。我则知道他是左翼作家，《战争与人民》的作者，新四军飞虎团的幸存政委（全团牺牲，唯剩下他和一个通讯员），解放我家乡福建的二十四军领导人之一（皮定均将军的副政委），总之，是作家加英雄。“文化大革命”前，他受老战友叶飞、皮定均两位将军的“保护”，到厦门

大学教书，成了我的写作课老师；“文化大革命”中，他被“红卫兵”打死于河南农学院。他的历史是一部伟大人格的诗篇和革命志士惨烈的悲剧。他对我的人生走向，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因为彭柏山老师一个字一个字地批改过我的“作文”，所以我也一个字一个字认真地阅读彭小莲的文学作品。除了为她的《他们的岁月》（香港版）作序之外，还读过她的《理想主义的困惑》《不要给我讲故事 我需要的是人物》等书。但这些都是她的业余产物。

彭小莲的本行是电影导演。她自编自导过九部故事片，三部纪录片。最有名的是《美丽上海》，获得了二〇〇四年金鸡奖的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等奖项，轰动一时。其他影片的名字我记不清了。彭小莲是个很有才华又很有个性的女才子。她明明出身于“革命家庭”，属于“红二代”，却偏偏不拘血统，浑身滚动着叛逆细胞，傲视一切，充满艺术感又充满社会正义感。她明明到美国留学，并取得 NYU 电影学院的 MFA 洋学位，却偏偏在父辈走过的泥泞路上踩一身泥巴，书

写他们的苦难。这种半是侠客半是才女的性格，使她时而狂放，时而理性；时而飞扬，时而沉静，表现在文字上便是时而壮怀激烈，时而忧思绵绵；时而锋芒毕露，时而娓娓讲述。她一手导电影，一手写文章，两手都不同凡响。要是我的彭柏山老师和他的杰出伴侣朱微明老师还在世，他们肯定会喜得乐呵呵，为这个与众不同的小女儿骄傲不已。

此刻放在我眼前的是彭小莲的新书稿《记忆的颜色》。此书由四篇大散文（《记忆的颜色》《书斋外的学者》《胶片的温度》《喧嚣背后的角落》）组成。小莲告诉我，这是四篇“非虚构”的作品，在各种文类中，小说属于虚构文学，而散文则属于非虚构的文学。我阅读后，觉得这四篇大散文也可以称作“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内报告文学勃兴的时候，在一次座谈会上，我就表明一种期待，说现在的报告文学都属于社会报告，我则希望能有好作家写出心灵报告、人格报告、精神报告。没想到，三十多年后，我看到的彭小莲这部书稿，写的正是心灵报告、人格报告与命运报告。

小莲把书名定为“记忆的颜色”，这是四篇之一的题目，小莲也许自己比较满意，所以以此为全书的名字。这篇写出“建军”家的沧桑与命运，折射了中国一代革命家庭的苦难与困境。写得不错。但写得最好的一篇则是《书斋外的学者》，写的是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著名“胡风分子”贾植芳先生的故事。读了之后，我为贾植芳先生拍案叫绝，也为彭小莲拍案叫绝。为贾先生叫好，是为他活出一个“真正的人”叫好；为彭小莲叫好，是为她写出一个“真正的人”叫好。我敢断言，这篇纪实散文将长存于人间。不仅可以作为经典作品长留于文学史，而且可以作为火把永远照亮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与道路。我原先就略知贾植芳先生的故事，但不知道他竟有如此艰辛又如此精彩的人生。我在前年（2015）写的散文诗《三读沧海》中说，人到“地球”走一回就像到“地狱”中走一回，太多苦难。读了彭小莲这篇大散文，觉得自己的话没有错。贾植芳教授，这个学贯中西、才华横溢的知识人，竟然因为自己的耿直正直而四次入狱，几乎在“地狱”中度过大

部分生命。第一次入狱，是一九三六年十九岁时，因为参加“一二·九”运动被投进北平警察局牢房。此次入狱差点被枪毙，幸而家人花钱赎出而逃亡日本。第二次入狱是一九四五年二十九岁时。这是抗日战争的末期，他本是国民党独立工兵第三团的日语翻译，因被怀疑是共产党而进监牢。彭小莲说，一个抗日知识分子却这样被陷害、被逮捕，中国的历史就是这种深不见底的黑暗。第三次入狱，是抗战结束后的一九四七年。贾先生面对国民党统治的腐败秉直咒骂，被人告发后又被送进牢狱（上海南市区蓬莱路警察署所属牢狱）。

在第三次坐牢期间，“胡风”的名字进入他的生命。因为胡风四处奔波，设法营救他。他们是编者与作者的关系，早在一九三六年，贾植芳留学东京时，就给胡风投去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人的悲哀》；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建立，像贾先生这种反抗国民党黑政权的志士本该享受胜利的喜悦，然而，因为他与胡风的联系，在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六日又被打成“胡风分子”而被抓捕，从此陷入更深的灾难。

此次进入的狱，是共产党的牢狱。一进入就是二十五年。十二年的刑期，刑满释放以后，十三年的劳改。没有人顾念贾先生以往的抗争历史，只抓住他与胡风有关联就把他锁入死牢。一九六六年春出狱时，他已在牢中耗尽了整个中年时代。

然而，无论牢狱何等漫长与黑暗，无论饥饿、苦刑、侮辱怎样折磨他，摧残他，打击他，他在牢狱中只有一个不屈不挠的信念，这就是“要活得像一个人”。贾先生真的“活得像一个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钢铁般的人，一个拥有铮铮硬骨、挺挺脊梁、巍巍灵魂的人，一个任何险恶的命运击不垮、打不倒的人。贾先生活出了人的尊严、人的骄傲、人的精彩。他在监狱暗无天日的漫长岁月中，自己都快被剥夺得干干净净了，但还是挂念着胡风，挂念着所有被侮辱、被冤屈、被折磨的朋友。他不写任何虚假材料，哪怕自己受尽摧残，想的只是胡风的危难与朋友们的危难。他绝对真，绝对善，绝对美，他的人生是浸满苦汁、浸满血泪的凯旋曲。

活得像一个人。这是贾先生的内心口号与人生

基调，也是彭小莲大散文的文本主题与作品灵魂。也许是贾先生知道彭小莲是彭柏山之女而格外信赖，愿意在她面前倾吐一切；也许是彭小莲因正义感的驱动而不辞辛苦三番五次地采访。在这篇心灵大散文里，彭小莲把贾先生与“胡风集团”文字狱的真数字、真历史、真恐惧全写出来了，特别是把贾先生这种本无法生存但仍然倔强地生存下来的真人品、真精神、真格调写出来了。我读后完全无法入睡，又是悲伤，又是兴奋。觉得自己在五十年前向彭柏山老师学到的一切今天又在他女儿的文章中再次学到了，而且又增加了一个人格楷模，这就是贾植芳人格，贾植芳精神。壮哉！贾植芳先生！我要把最高的敬意献给您，要在心中立下一座永恒的贾植芳纪念碑。一个优秀作家，为什么要写作？难道是为名为利吗？不，好作家就得像彭小莲这样，用全生命写出真生命，真人性，真生存处境，让今人与后人去作无尽的联想，无尽的沉思，无尽的升华。

彭小莲书中的其他三篇本想也作些分析，但因

为讲述贾植芳先生这一篇就让我心灵燃烧，五腑摇动，无法再写下去了。就此停住吧。是为序。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五日

写于美国 Colorado

目 录

挥笔写出一个像样的“人”字（代序） 刘再复 / 1

胶片的温度 / 1

书斋外的学者

——纪念贾植芳先生百年诞辰 / 89

记忆的颜色 / 169

幸福路上的角落 / 253

胶片的温度

标签地址

“宝通路 449 号”，这个地址写在小条子上。它像一个撕坏的破纸，贴在我生命的地图上，竟然歪歪斜斜占据了很大的面积。宝通路，在闸北区还是杨浦区？我至今没有搞清楚，总之在上海人看来，那里是“下只角”。从中兴路转弯进去以后，有一个垃圾箱，那里的垃圾常常溢满了翻在街面上，腐烂的臭味飘飘洒洒弥漫在半条街面上。三十多年来，弄堂口上的公共小便池已经拆掉了，垃圾桶的位置却从来没有移动，它从破铁皮变成了水泥的，垃圾依然翻在外面，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路的尽头拆掉了很多旧房子，建起了高楼大厦，很有腔调。

录音工程师却说：“当初刚造好，才四千块一个平方，人家让我买。我才不买呢，这个鬼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升值。”现在，从宝通路转过去的小街上，开了很多杂货店和小饭店，感觉像是在城乡交界处，那条小街，我是二〇一六年秋天第一次走去，因为宝通路上的小饭店都拆光了。

从一九八二年分配到上影厂以后，我就开始往宝通路 449 号跑，每一次跑去的时候，都是那么兴致勃勃，充满了幸福感；因为片子都是在那里做后期，那里是“上海电影技术厂”。我们都管它叫“洗印厂”，一说“洗印厂”似乎它的身价高了很多。那是专门冲洗电影胶片、印胶片的地方，其实，兼做后期混录、完成片的地方！

一九八二年的宝通路 449 号，上千人的大厂，想想中午吃饭的时候，那食堂里的队伍要排多长？我们带着自己的搪瓷盆搪瓷碗，上面的红色大字印着：“上影”，或者是：“上影技术厂”。那时候我们年轻，等到我们走进食堂的时候，就把饭盆子敲得叮当叮当地响，因为等在那队伍后面实在不耐烦。

常常排到我们，大排骨卖完了，免费的咸菜豆瓣汤已经只有汤而不见咸菜和豆瓣；那时候大家都很讨厌我们这些小青年，人到哪里叫声笑声喊声就跟到哪里，一点没有教养；特别是我们都穿得乱七八糟，女孩子穿着短裤就来了。我被导演教训以后，换成了牛仔裤，可是天气实在太热，窗户大开，还是热啊。那时候，也没有空调，只有混录棚和洗印车间是恒温的，即使录音棚的休息室都热得让人汗流浹背。我把牛仔扯得高高的，不是那种把裤管往上卷的样子，因为牛仔裤太窄了，卷不起来。副导演对我说：小姑娘不可以一点腔调都没有的。

可是，我们还是开心啊。做后期啦，一部电影要完成了。那时候，我们都是做助理的活，北京的同学都当导演啦，我还在做场记。那种开心是因为要“熬”出头了。我在那里算着，还要做多少部戏的场记，我才可以当导演；我们现在一起合作的录音师也在算，还要举多久的话筒，可以独立挡戏了；反正，我们都在那里“熬”着，谁都不会想到，有一天，我们会怀念这些“煎熬”的日子。

二〇〇〇年，技术厂食堂装修了，木条大板凳不见了，换成有靠背的塑料凳子，我们不需要自己带饭盆子去打饭了，端着食堂消毒以后的大餐盆子，点菜以后，到结银台前算账；那时候饭票改成了刷卡。就在两年以后，食堂不供应晚餐了，没有那么多摄制组在做后期，五点以后，厂里的工人都按时回家；晚饭，改到小饭店吃包桌了。如今，宝通路上的小饭店都荡然无存，当初靠着技术厂做生意“吃饭”的人，已经不再出现。仅仅因为吃饭，我已经知道自己在和技术厂一起存亡。

今天，当我们在电脑上处理画面的时候，当鼠标在桌面上滑动的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当年的电影是物质的，在黑暗中穿越过放映间的小窗户，投射过来的光影，我们是可以用手触摸到它的，在我们手里经过时，电影是非常具体的。走进大楼的时候，我们都必须脱下鞋子，穿上洗印车间蓝色的塑料鞋套，洗印厂工人的鞋箱子高高地矗立在车间门口，箱子上有编号，没有人会拿错自己的鞋子。